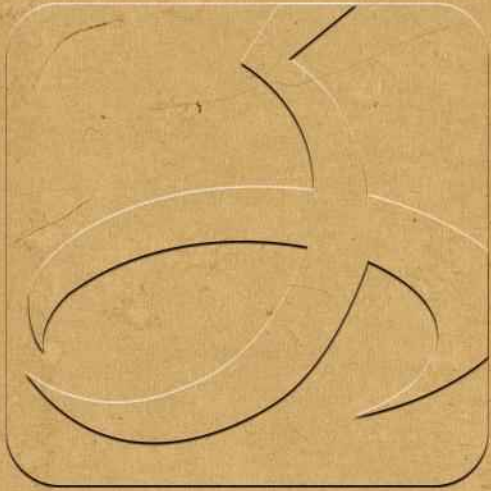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21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北京師範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藏書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

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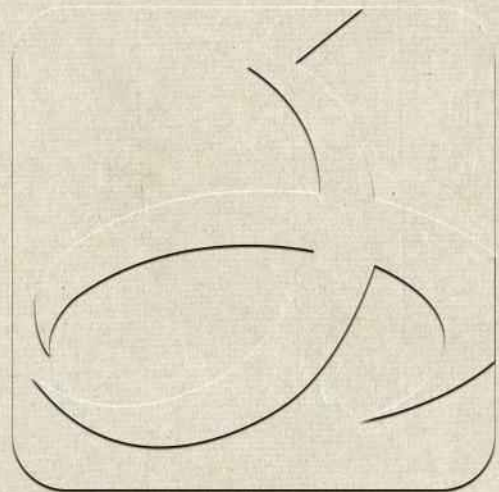
五代史盧

文進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

劉守光為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遙授壽州刺

史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

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
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



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歉之也

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五代史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為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為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眾曰擁盧將軍卻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矩于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因為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偽命為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為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為者悉備契丹所以疆盛者得文進之故也同

光之世為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烏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為寇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

稽神錄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眾星粲然眾皆懼捕得蕃人問之乃所謂笮卻日也此地以為常尋當復矣頃之乃明日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常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明宗得之甚喜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

五代史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眾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羣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

豺狼聚賦歛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卽
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
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
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
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天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
祇同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
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
泊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
餘移鎮鄧州累如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
鎮潞州擒奸恤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
使玉堂閒話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州因出城賓從偕至
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
林之中被橫枝骨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
墜矣舊患肺瘋鼻上癢疼而黑臥于道周幕客無不笑
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
賦之賦頃云當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誼呼于麥壠之
東偃仆于桑林之畔藍攬鼻孔真同生鐵之椎覩旬
骷體宛是熟銅之罐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

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

殺其將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李昇昇遣
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

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

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

志吳盧文進遷潤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召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卽滅文進

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教引契丹攻掠幽

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契

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

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

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

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
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
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五代史及高祖即位與契
丹敦好文進嘗背契丹居
不自安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
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眾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
重偽命為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馬令南唐書初
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
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
終無挫衄焉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
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
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
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
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
為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州近
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
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

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
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
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
誣以陰事盡收文進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
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
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斬州司士參軍而
盧氏亦賴以得全契丹國志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
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容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
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
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為新州團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
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
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
遠行至祁溝聚謀作亂文進有女少而豔存矩求為側
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
不克遂帥其眾奔于契丹後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
金全不能守弃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眾數
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
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
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在新州
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歲幽瀛涿莫

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
由此益強南兵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
埃常苦鈔奪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
唐初文進之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
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常有蛇
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負往
來南北無挫劔焉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
敗則桀猾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
蛇之異敗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者其成敗
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
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觀之未有不為之慨然者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
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
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
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

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

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五代史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

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

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培欵為務長

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千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

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

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事否金全慙謝而退四年

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

久畱于京師北夢瑣言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

在培欵非時進馬上問其為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為事
雖黽勉受之 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
聖旨不擇 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
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
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

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
 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
 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
 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
 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
 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
 軍節度使五代史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為亂之

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金全

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
 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
 金全畱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
 球晏球攻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
 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
 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
 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
 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
 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

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復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
 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
 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
 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
 遂叛太平御覽晉史曰安金全之將叛也郡樓有介蟲
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
 焚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
 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
 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
 乞兵于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
 昇之諸將皆銳于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五代史金全有親吏
胡漢筠者勇譎齋編
 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
 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
 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鳩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
 馬全節為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
 復聞仁沼二子將訴寘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給謂金全
 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
 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
 函表送款于淮夷淮人遣偽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
 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為承裕所奪與其
 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泌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
 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後卒于江南馬令南唐書李
 金全保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
 食候言澗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澗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歸為功大矣其後不
 復用卒於鎮陸游南唐書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
 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
 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

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日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率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于陣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為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巡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司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日諸軍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潤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日敢言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日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

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日順金全卒後閩楚大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棄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五代史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為軍校貞

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明宗

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

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

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

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日天下

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日公有甲士而

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
 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
 亦不之責也五代史天成中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
 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為
副留守以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
 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
 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
 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常更宜自勵勿致
 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
 從厚共非短我我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
 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
 曲調弓礪矢陰為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
 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
 為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
 師以秦王之故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
 亦弗之罪也

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

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
 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
 呼其眾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
 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
 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
 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于懷中曰願志臣姓名
 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
 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
 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五代史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
 揮使遣成興元閔帝嗣位奉詔

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又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為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為應州節度使五代史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魏擢為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鬪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嘗遇暉

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

晉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殺于道有子勳五代史高祖即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泔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為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為郢州防禦使

王宏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卽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宏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宏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宏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宏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卽從高祖上謁于驛舍高祖具以宏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宏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

子公愛壻也公于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宏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宏贄奉帝居于州廨宏贄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宏贄初愍帝在衛州宏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宏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宏贄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
 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
 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
 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
 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
 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于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
 五代史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
 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
 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偽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
 原莊宗知之用為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
 廷以內官馬紹宏為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為判官王都
 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為轉運供軍使
 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為北面供軍轉運使
 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

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是時晉
 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為供饋使

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
 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
 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
 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
 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
 還五代史鄴中平命審交為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
 年夏出為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
 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為
 防禦州復用審交為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
 之後審交矜恤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
 撫理凋弊復蘇

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
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
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
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
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
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五代
史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為三司使翰
歸藩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
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宏肇在澤潞都人大
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
武臣寮曰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為蕭翰所逼致
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為事或曰收拾
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
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眾議

籍籍猶以把城為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
合為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
力空匱餘眾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內
無復遺類諸君勿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
太原貢奉高祖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
至汴罷使歸班
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
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五代史隱帝嗣位
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
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
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
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
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
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日
予嘗為劉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
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
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
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

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
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已確然行良吏
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
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
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軸空而
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
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為邦本政
為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
於令名哉道仍為著哀詞
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
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于
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于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
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
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

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

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五代史

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

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

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

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

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

詔褒美後歷鄆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

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杜重威降契丹契丹
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

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
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
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
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五代

史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及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一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日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

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

五代史高行周字尚質幽州人也生于媯州懷戎軍之鵬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為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為先鋒都將媯州刺史思繼為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為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
 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五代史久之太原成
 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詬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
 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為牙將諸子並列帳
 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仁恭被囚守光
 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別有傳在唐書
 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
 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
 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
 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
 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
 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為劉氏也尚何

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
 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
 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
 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
 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通鑑考異張昭周太祖實
 劉守光召元行欽為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
 益乃請行欽亦須歸幽州眾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
 日我為帥亦須歸幽州眾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
 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武州行
 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為留後其汝父子同行先定軍
 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
 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
 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為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
 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曰非不為父老惜
 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寧帖行珪

為治有恩眾泣日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于晉邑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金全救武州比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至行欽解圍去

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銜之已而成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成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

五代史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為武州刺史令張犄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

變即率部下軍眾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為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為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為賓職及佐行珪鄙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豬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成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冤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

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五代史莊宗收燕以行周

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行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

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鬪嘗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謂敵軍追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

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

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

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

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覘知

梁軍自汴入楊林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眾寡

不敵反為所乘時牙稍叢萃勢甚危蹙行周聞之出騎

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為前鋒會

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

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

端州刺史同光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

未出守絳州

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

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

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五代史明宗即位特深委

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塔納皆有功賊

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為鎮武節

運初從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為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已行周雖典禁兵每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翛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柄許行周歸藩

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

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五代史晉

軍降於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及契丹

主死於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况兒

戲乎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

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五代會要武懿

尚書令秦王有子懷德五代史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高行周諡

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為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者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兗叛太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贈賻加等冊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諡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談錄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阜阜轉令人鬻于市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告于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莫亂執他人其阜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姬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于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為鑒誠矣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五代史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

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徙帳至真定居未幾李筠

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

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

推為留後再榮出于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

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

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

逐麻答者乃眾人所為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

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

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

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五代史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契丹帥滿達勒據

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為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

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貪昧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

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為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衛偽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父俱與之善乃

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移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疑以求賞給崧疑各出家財與

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為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眾力

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倘有所問何以為辭再

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會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

財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五代史高祖以再榮為鎮州留後為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為白滿勒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即奮刃擊之挈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

父神劍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為捧聖軍校出為慈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

丹陷中原契丹中朝文武臣寮凡數十人令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次鎮州聞戎王已薨其黨尙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詔以福進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鎮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鎮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又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鄆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尅復諸夏唯常山郡為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

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
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
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邱禮畢加檢校太
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
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
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
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
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安叔千字允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

為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

丹為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

海安國建維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

陋時人謂之沒字碑五代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

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為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為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連判涿

易二龍清泰初契丹寇鴈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

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沒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晉

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

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曰是安沒字否

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

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

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

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

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五代史開運初朝廷大舉

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寮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

叔干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安沒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干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媿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

五代史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為北軍所攻景珂戰歿眾潰光鄴時年十歲為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

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莅事寡過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
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
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為晉高祖時
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為左監門衛大將軍

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

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五代史晉天福中歷

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

叛滅青州平除為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敝

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

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基

亡載輯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

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

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

永興軍卒于官五代史契丹入汴偽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為樞密使

漢祖至汴改左領軍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

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

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

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

光鄴為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

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

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

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病急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

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五代史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形于
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
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
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貫酒延之談
說終日畧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為
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

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此停留
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
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為之上請
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賵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
膚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又有袁許之術
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馮暉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

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

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也五代史馮暉魏州人

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為隊長唐莊宗入魏以

銀槍効節為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

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寘之麾下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

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

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

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

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

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五代史從明宗征

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荊州高季興

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荊軍長興中為興州刺史

以乾渠為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眾寡不敵奔

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

高祖討蜀蜀人守劔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佗道出

于劔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

暉為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為馬步
都將孫銳為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為官軍
所敗暉退歸鄴為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靈武自
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

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
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眾

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于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暮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于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五代史纂誤今

按五代之君惟漢有隱帝而馮玉李彥韜用事乃在晉出帝之世其出帝在舊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為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况方敘馮暉仕晉世之事則當為出帝其隱帝字誤也

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

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

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談苑馮暉為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

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子也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五代史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

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疆暴之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殺豐備

羣吏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

為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為交市暉暮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晉

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

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

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移鎮邠州即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馳五百頭在陝

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以王令溫為靈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為朝廷縻留頗悔

離靈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

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子繼業朔方衙內都虞候

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內地今為同州節度使東都事

畧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度

使牙內都虞候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位為朔方軍留後遷節度使建隆初來朝

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使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

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九國志趙進定州人少以膽勇

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泊莊宗入洛猶
 在行間屯于清廩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
 者十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副趙在禮相率
 夜犯鄴城城中士卒莫有鬪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
 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內都虞候三城巡檢使莊宗遣元
 行欽以其言聞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乃共推戴
 遠有洛中之變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
 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叛遣進討平之遷雅州刺史知
 祥入蜀進來觀謁知祥以進始謀叛逆將誅之進大懼
 趙季良諫曰莊宗季年天下思亂匪獨貝魏一境公國
 之懿親所宜責以干紀加其顯戮進自知必死歸命于
 我所宜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師致
 討進戎服謁見而言曰進荷明公不殺之恩今日有所
 報矣請前蹈白刃決命破賊乃署為前鋒監陣使先登
 立功璋平轉左衛山指揮使昶襲位歷忠鳳邛普四州
 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修舉戍卒有疾
 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涸寒未嘗勞役將士以此樂
 為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逾月以疾聞召還
 卒于道年六十一

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

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

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

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

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

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

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

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

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

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

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
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
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
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
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
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
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
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
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

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

左屯衛將軍馬令南唐書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

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

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

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徒正陽橋于下蔡暉與

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眾大敗收兵

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

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丹

陸游南唐書皇甫暉魏州人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

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

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

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
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
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
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清流陳山
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

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
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
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億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
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
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
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爾世宗賜之馬及衣
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以父廕為軍校常從暉
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
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
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
州刺史性謹厚勤于為理吏民安輯入為諸軍都虞候
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軍資產
優贍而錫賚頗優于是營第宅侈車服畜妓樂備珍美
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于王室及王師來
伐繼勳保惜貲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
發每于眾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
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
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
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于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

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
始出門而眾軍之士雲集鬪割繼勳頃刻而盡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

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

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五代史唐景思秦州人

觝戲初事偽蜀為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
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子固鎮首以其城降于繼岌

乃授興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
州刺史

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

思亳州防禦使五代史為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

于帳下署為所部壕砦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
為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

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隣
郡得援兵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

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汭淮巡檢漢法酷而
史宏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
意即馳見宏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宏肇
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
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
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
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
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
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宏
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宏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

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五代史漢初改

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為沿淮
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宏肇淫刑贖貨多織羅南北富
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
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
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宏肇即令親吏
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
也見便殺之不然而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
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
罪死亦非晚何不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
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
家人並在此若有一事亦是私貯積亦受淮南賂言我貯
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積亦受淮南賂言我貯甲仗除
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
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宏
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
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愿公追劾景思

免至冤橫宏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
路穎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
具伏誣陷即斬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
之遂奏釋景思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
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
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五代史顯德初河東劉崇帥
衆來寇世宗親統六師以禦
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踴數四且曰愿賜
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勇因以高
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戍
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遙
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
四年冬因力戰爲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
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

鄉里患之苻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
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
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
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
過五六月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
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
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五代史王進幽
州良鄉人少落
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
之苻彥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寘于左右長興初彥超
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搆亂軍州令進齎變狀聞于朝
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內寇戰于膠口
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勇擢
爲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

于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為政之道頓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
贈檢校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于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

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于是歟豈其又有甚于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劔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

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五代史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

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為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後為長直都校歷捧聖軍

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為河東軍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

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

部兵以副焉既而御眾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為務性又鄙恠未嘗與賓佐

有酒殺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諂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恠也如是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

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

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然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五代史太祖受命就

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觀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為叔母其思顧如是廣

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

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

尋醫既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

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

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

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五代史孫

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

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

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

之教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覆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

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眾不食葷茹其黨

推之為若主册府元龜係方諫字良弼為定國軍節

度使本名下有一犯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

廟諱廣順初改焉

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

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

使已而徙方諫于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

册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指

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間自蕃

戎騷動已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疆壯自辦戈矛每遇

賊軍皆獲勝捷其郎山為易州之中路滿縣之隣封通

此往來最為要害乞賜院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

額者敕以勝福之院為名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

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晉開運初定帥

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于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

諫為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

方諫鄭州

改焉定州

以避剽掠之

其事以香火

信奉有同

其黨

定國軍節

度使惡方諫

有所求

後滅晉

以方諫為

義武軍節度

使

因有所求

聚徒山中

恐為邊患

因表以為

遊弈使

方諫

因有所求

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
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
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為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妖
妄惑眾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
以行友為諸衛大將軍自是秋徒遂息焉續通鑑長
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
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
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
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
閣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
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
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
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隅行友
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
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
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
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
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
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
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

五代史王峻字秀峯相州

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

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

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於其第筠召峻聲

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

峻流落無依寄食於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

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

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

中從歷數鎮常為典客

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

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宏肇等又遣

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

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

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隱公贇于徐州

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

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

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

五代史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於襄陵為監軍入為

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於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

之以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

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

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為

羣小所搆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關綢繆帷幄贇成大事

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

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

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五代史纂誤今按漢

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案通鑑

從王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

峻傳

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
 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
 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
 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
 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
 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
 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
 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五代史
 闕文廣

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
 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
 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
 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
 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
 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
 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
 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
 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
 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
 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眾先登
 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
 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
 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
 稱其字峻由是益橫五代史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
 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

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為每侍
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為性輕
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為己任每有啟請多自任情
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慍不
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
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
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
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
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
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
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於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
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
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
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
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
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
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
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翼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
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耻無
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

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
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為辭抽起數百
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於京兆洪信懼遂
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於兗州
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
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
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
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眾先登頗有得色
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
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
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
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
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
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

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俛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清異錄周初樞密王峻會朝臣子亦預吏射暇日悉閱廐馬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合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

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

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五代史從

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已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策峻聞之即馳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於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於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然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詔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於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觀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

果聞其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
 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
 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
 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勝出之日童子不第峻
 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
 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
 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
 不欲改移况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詎責上交聲聞
 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諸本廳謝峻峻又延之
 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
 領之而已又奏請以顏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
 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
 遼太祖未食日將亭午爭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
 欲便行已俟開假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
 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人明日御便殿召百官
 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明日御便殿召百官
 皆入即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
 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

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

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

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

送史館自此始五代史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

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

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

闕即懷怨望豈有既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

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

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

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幾死於貶所時廣順
 三年三月也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
 授前一月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
 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之忽然起如堆又
 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
 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
 曲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

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

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

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五代史王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

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于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

漸為偏將唐同光末為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

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昌矢石率殷事母以孝聞

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

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

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答於母前母

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為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

除出帝以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五代史殷性謙謹好人結交違從皆先稟於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

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毋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母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

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未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

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後從漢高祖討杜重

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指揮使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

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五代史漢祖受命從討杜

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領夔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

州節度使

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宏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

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
 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五代史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
 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
 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
 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
 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
 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
 有戎兵處咸稟殷節制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
 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蓄豈少耶汝為國家用足
 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
 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

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

五代史又於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

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于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觀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橫福進入朝撫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

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

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

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五代

史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觀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

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
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
制流竄及出都城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
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觀也都人
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
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
候謁仁誨誅之遷
其家屬於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

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為効節軍使遷

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五代史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

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於麾
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為効節軍使轉劍直指
揮使尋以忤於權臣出為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

充禁軍詞得選為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

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

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

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五代史纂

從賓以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是年為丁酉楊光遠
以出帝天福八年十二月反是年為癸卯去丁酉七年
矣馬全節以高祖天福五年破安州是年為庚子杜重
威以高祖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是年為壬寅安從進
以高祖天福六年十月反是年為辛丑至出帝天福七
年八月死是年為壬寅以是推攷年月前後無復倫次
其差誤徙房州歲餘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
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

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五代

史清

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繇是得入典禁軍晉初
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

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眾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京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泌州刺史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

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

河陽三城五代史及漢有天下復為奉國右廂都校遙領閬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為唯詞神氣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

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眾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為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

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

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五代史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

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迥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為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都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伯領藩鎮能靖恭為治無苛政以撓民謚以忠惠議者躉之子延欽仕皇朝為控鶴廂使五代會要忠惠贈中書令劉詞謚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
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
景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
攻秦鳳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
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
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景遣兵五千出堂
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
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
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
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皆潰初景遣其秦州節度

使高處儔以兵援環

五代史纂誤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儔無處儔王環傳數處皆誤

也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
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
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
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
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
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
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
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于京城之西為戰
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

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五代史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

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為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不為環所敗裨將胡立為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於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

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

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五代

史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為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

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為邊患起從阮為河東牙將領府州副

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

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

從阮因保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

險拒之

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五代史

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

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

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

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周

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

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五代史漢祖建號晉陽

之尋升府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汾河五鎮以隸

焉授從阮光祿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

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辰為府州

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

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靜難軍節度使世宗

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

年冬赴闕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

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

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

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

伐蜀以漢顯為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

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為邠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

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

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

素與漢顯有舊及即位之初漢顯進謁再希任使除左

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於洛陽年七十餘贈

太子太保又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

進白皙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

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刃躍馬獨進及

兵刃既剋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

唐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

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為彰

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日凶恣彌

甚每節於公庭列大鼎烹肥羶割斲方寸以噉賓佐皆

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觶行酒訴

則辱之乃有持杯偽飲褻領祿而納之者既沉湎無節

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

補一豪民為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

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輿祕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庭圭逼危病驚擾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不敢往弔萬進假殯而死不戮之奚為生也庭圭聞之不敢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為不善者眾必棄之信矣夫善射又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又張朗徐州蕭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使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州十內衙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之下遂授衛州刺史繼岌伐蜀為先鋒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為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屯軍於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為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

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又李德珣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為邊將德珣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為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瑠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弟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積亦武將之廉者軍又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無積亦武將之廉者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於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彥韜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北歸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為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考課見稱就加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即位復授密州

刺史尋卒於任年六十四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
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
未羣寇入郡人擾養正以終令譽長與中罷密州赴
皆感之但厚起甲第於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庶亞王
公苞苴甚厚起甲第於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庶亞王
又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
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
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
領閬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
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
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
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馬軍都排陣使遣收
淤口關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
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於陣即為歲十一月也時年
四十九漢璋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為藩郡所至好聚
歛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
偏師驟逢敵故有是衄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
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以
善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為魏府節軍使攻定州王

都漢瑋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托諾名
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瑋不諾後漢瑋
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冤之又武漢球澤州
人也少拳勇潞帥李嗣昭倚為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
為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為援與朝延隔
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人為奉國軍都指揮
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洛
州刺史漢球以目疾未暮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
有餘卒於疾辭至郡未暮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
年秋卒於疾辭至郡未暮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
歛為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迥者漢球
守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手遂沐浴新衣冠無疾
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
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又李殷
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
官至檢校司徒累為郡守性沈厚所蒞無苛暴之名晉
少帝禦契丹於澶淵殷典禁旅駕還鄜州留後俄加
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啟少帝曰臣再
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畧無聞契丹再
首納降欵後隨契丹至常山其將嘉哩遣殷與契丹首

領楊安同拒我師於洛水俄而安退殷以橐裝馳馬遺
 安既北走殷匿於邱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
 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為貝州節度使
 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於鎮詔贈太師又宋彥筠為
 邱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為
 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
 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為前鋒蜀平歷維渝
 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使討
 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
 未幾歷晉陝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
 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拜左衛上將軍世宗嗣位
 復為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拜左衛上將軍世宗嗣位
 視朝一日詔贈侍中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
 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
 遠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
 以禳之因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之日
 常衣斬纓號慟於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
 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為當時所誚又性
 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於郡國將終以伊
 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又白延遇字

希望太原人也幼畜于晉之公官年十三從晉祖伐蜀
 以趨悍見稱晉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
 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眾數萬詣闕而來
 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
 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
 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
 之即命軍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
 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為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
 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伏歸闕屬太祖親征兗海以延
 遇為先鋒都校兗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兗州防
 禦使在兗二年為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
 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甚先鋒都校三年春制
 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為先鋒都校三年春制
 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別部屯於
 盛唐前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眾南征是年冬以
 延遇為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眾南征是年冬以
 疾卒於濠州城下詔贈太尉又李彥穎字德循太原
 人也本以商賈為業太祖鎮鄴寘之左右及即位歷綾
 錦副使權易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
 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

貨為意窺圖贖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
 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頽閉壁自守求援於隣道賴
 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
 之責尋為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
 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頽到任處置乘方大為物情所
 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二又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為河東牙將漢有天龍驤軍漢祖領
 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
 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
 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
 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於鎮優詔贈中書令
 暉之儀貌不及於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
 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
 及滄州日民皆請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
 也又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凶豪
 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
 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
 天福中趙延壽為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契丹
 主素聞其桀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

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
 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
 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為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
 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
 鳳里間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為宋毫宿
 三州巡檢使鳳出於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
 於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眾以為能然平
 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
 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為
 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尤為不道
 嘗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為名率欵部民財貨
 為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
 死賜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

五代史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廝養之後給事左右及莊宗即位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攻每構人之短長

中於莊宗漸以心腹受委

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

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

駑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五代史河

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因徹北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

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

侍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

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

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

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

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

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

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五代史同

光二年為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

外以俟駕郭崇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

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

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

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

入洛五代史及郭從謙犯興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斫射屢退而

騎軍終不至莊宗既崩守殷擁眾方在北邙憩於茂林之下追聞凶問乃入內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劫

掠京師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五代史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喧然初以爲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

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繼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于都市滿七日傳送洛陽

儒林公議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宿將同光末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草遂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尊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筦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帥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寃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

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

五代史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士李七郎爲童僕李初名讓嘗以厚賄奉梁祖梁祖寵

之因畜為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既壯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軍功遷為列校

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

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

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五代史梁龍德末潞州李

繼韜送款于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

史是歲莊宗入汴璋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

三年夏命為邠州留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為招討使

凡有軍機皆召璋參決是冬蜀平以璋為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

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

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

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

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

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

欲反狀五代史天咸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是時安重誨當國採大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為

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朝結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

恩寵既優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恭於朝廷四年夏時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

賈詔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於璋以徵貢奉約以五十萬為數既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

璋于衙署設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仁矩方擁倡婦與賓友酣飲于驛亭璋大怒遽領數百

人執持戈戟驟入驛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閣
 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階下戟手罵曰當我作魏
 博都監爾為通引小將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為
 藩侯爾銜君命宿張筵席比為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
 共風塵耽酬豈於王事如此不恭祇如西川解斬客省
 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合執拽仁矩仁
 矩涕淚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
 泊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朱幾重誨奏以仁矩為閬州
 團練使尋升為節鎮長興元年夏重誨患之乃稍擇將
 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
 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
 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
 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
 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鑑戒錄虞少卿洮蜀之
 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
 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往
 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

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
 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卿
 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
 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
 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
 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
 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
 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
 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又遣其將李
 彥釗扼劍門關為七砦于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
 兵東歸者皆遮畱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剖
 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
 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
 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畱京師者皆不誅石敬

塘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
 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塘不納重誨遂得罪死
 敬塘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
 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
 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
 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
 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
 還過璋璋邀畱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于知祥五代
 史時兩川刺史嘗以兵為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
 疑間及聞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決仍先與其
 子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
 必矣爾見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

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
 再發中使荀咸又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又未
 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徵發請停咸又未
 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誨不從咸又未至璋已擅追綿州
 刺史武虔裕囚於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
 之五月璋傳檄於利閬遂等州責以間謀朝廷尋率其
 兵陷閬州擒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
 欲謀叛先遣使持厚幣于孟知祥求為婚家且言為朝
 廷猜忌將有替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
 不任願以小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於朝廷因許以
 為援既而知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恣其毒
 焉其年秋詔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
 瑭為其東川行營招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宮苑使光
 業并其族並斬于洛陽及石敬瑭率師進討以糧運不
 接班師明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
 將劉澄各歸本道別無詔旨祇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
 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
 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
 黃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已始構隙矣三年四
 月璋率所部兵馬萬餘人以襲知祥知祥與諸將率師

拒之戰於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於東川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爲璋所邀寓於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衆以害之傳其首於西川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擄掠數百脅以白刃延

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五代史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於郡

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

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於

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

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

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之路莊宗從之復

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

恐城中不備又遣間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

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擄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

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

城獄吏卽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于路明宗時爲

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

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

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
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

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
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眾守殷死汴州平五代史明宗登

極擢為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榮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

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

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明年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

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
趙延壽並為樞密使五代史纂誤按明宗紀長興元年九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

為樞密使是時安重誨尚為樞密使也十二月安重誨討董璋二年二月辛丑安重誨罷四月甲辰宣徽北院

使趙延壽為樞密使五月殺安重誨又安重誨傳云重
誨因求解職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

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由此言之則召范延光為樞
密使之時安重誨未死今延光本傳以為重誨死後乃

召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
使者誤也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

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
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
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
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
五代史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五代會要四年十月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見管

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
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驛傳之費市估之直
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
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乃降是勅册府元龜長
興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常支草
粟者近五萬匹今見西北諸蕃部賣馬者往來如市其
郵傳之費市估之價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
其七馬無所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馮贇奏曰金商
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匹臣給馬價每日約支五千
餘匹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理帝曰卿等
商畧可否以聞延光等議戒緣邊鎮戍蕃部賣馬即擇
其良壯給券具數以聞從之北夢瑣言上問范延光
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髯歎曰朕從
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
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
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矣馬將
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夔超自立
力虛耗為言上亦然之

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夔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
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
師問罪本在夔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
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夔超使出
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
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
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
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
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
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

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
 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
 延光有避禍意亦遠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
 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五代
史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而用朱宏昭馮
 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
 帝唐大亂宏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
 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
 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
 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

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
 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為
 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
 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
 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末帝
 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

五代史清泰中復召為樞密使未幾出為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為將相延光既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日蛇者龍也入腹為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遣

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倚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使後溫琪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琪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為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五代史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為鎮州節度使擢瓊為衙內指揮倚以心腹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畱後高祖即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

行部曲甚眾瓊不敢拒命尋橐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又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於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為延光所有由是延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光異志益露焉

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

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疆多矣
 如延光已非吾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
 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
 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
 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
 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
 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
 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
 光延光乃降册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五代會要天福三年
九月進封鄆州節度使 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
范延光為高平郡王

以太子太師致仕

五代史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秘

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
 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
 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即對延光毀之
 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為臨清王因會察
 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
 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
 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
 陽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
 將士頗熱觀之解體爭為王師所敗賊眾退還鄴城高
 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
 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
 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
 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
 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
 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移鎮天平

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
 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

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畱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

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墓輒崩破其棺擲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琪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五代史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守備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款宴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

携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為關吏所紮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胡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予何得脅制如此明且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於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屍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延光初為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泊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塘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秘瓊獲董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當延光反時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有李彦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彦珣附之從賓敗彦珣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彦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

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殺母當誅高祖以為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五代史李彦珣邢州人也少為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彦珣素無檢節因洽於左右明宗即位以為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為董璋所收彦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彦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為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為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既叛署為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彦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彦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彦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彦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

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益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

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湓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

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于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
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
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于
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于汜水繼英知溫
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
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
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
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
與兄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
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

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
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五代

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
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為
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為帥欲殺之
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詔
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
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
卽位授成德軍節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
度使累加至使相

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
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

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五代史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

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延辯之至於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於已諸司不敢窺覲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

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 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絀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

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尙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旣僭侈以爲金魚

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
太平御覽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
 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
 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
朝廷並命之亦越制也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
 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
 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
 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
 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俱言契丹殘
 虐掠取生口羊馬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黠闐強壯
 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

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眾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
 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
 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
 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
 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
 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
 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
 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
 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
 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

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
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
史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為本郡諸邑令長晞少
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為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
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為燕京留守嘗于
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
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
兵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
歸遂畱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
又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
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為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
為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問道馳
奏於梁梁末帝用為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
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於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
敵金瘡徧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
明宗北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
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為行營右廂步軍
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

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借
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
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為節鎮以環為節度使
久之入為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
環為北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
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
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關偽署劉晞為西京畱
守環乞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
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於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
家財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
為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
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請環白牙校餉
餞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以三數幾脚尼日三脚環復曰
今兩脚能成餞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為潘餞
脚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做之欲因以窺

中國故不加怒于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為不可
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

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
 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
 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
 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
 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
 之乃亦舉兵五代史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復觀累朝自節鎮遠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
 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為權臣所否
 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嘗
 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
 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
 存此身何為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
 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
 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美稜數十騎由其境
 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

忍未即加罪重榮乃密構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
 論之其畧曰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
 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續準生
 吐渾并渾莫苾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
 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
 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
 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累羊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
 後來須令點檢強壯置辦人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方
 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
 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眾
 又準沁河党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
 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
 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
 合殺戮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偽節度
 使劉山等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相次具奏昨奉宣
 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
 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
 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
 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
 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

勳勞早居富貴役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
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盡願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
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敷陳冀裨萬一其表
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
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為書遺諸朝貴及藩
鎮諸侯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詔諭之凡有十焉
其畧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
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欲以
耶且前代和親只為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
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
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
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
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
之應弦而落觀者萬眾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
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
榮素與襄州安重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
乃決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
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

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
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
之降晉大懼退入於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
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
牛馬草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
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
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
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
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五代史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
飢民眾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
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於宗城軍纔成列有
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

恐退於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
騎北走其下部眾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
人重榮至鎮取牛馬革旋為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
王師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
陣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
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
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五代
會要會晉天福七年正月鎮州行營招討使杜重威奏
曰二日收復鎮州傳逆人安重榮首級來獻上御乾明
樓仗衛如儀宣露布訖大理寺受俘馘付市狗之百官
稱賀命漆其首傳于契丹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
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鬃白馬黑
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指
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關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
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
宗嶺是安及於鬃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
敗而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

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

立于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

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

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

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

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

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

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

進晁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

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
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
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
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
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
優容之其子宏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
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
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宏超與令謙遊南山酒
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
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

五代史卷三十一 雜傳

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

以空名勅授李建崇五代史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

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案巴堅來援莊宗率

親軍千騎戰于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

與契丹格鬥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

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

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

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卽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

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率衆
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
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
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
功授亳州團練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
馬畱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

五代史卷三十一 雜傳

崇始自北伐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
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
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卽位授左監門衛
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郭金海討之

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
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

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宏
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狗于市

而斬之 五代會要其年九月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
等執逆賊安從進男宏受判官王鼎李光圖等
四十四人來獻上御乾明門受俘 降襄陽爲防禦贈令
宣露布訖百官稱賀命狗於市

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五代史天福六年高祖幸
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
畱守京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
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

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救十道授鄭王有急則
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

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
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
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于新州折其

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
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爲媯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 五代史楊光
遠字阿檀及

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亶以偏傍字犯之
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啞啞後改
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
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
遠隸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
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卽位思其戰功命

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
久之明宗朝歷媯瀛易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
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初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
有政聲明宗頗重之

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
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薊刺

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
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

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
遣薊刺等

五代史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
札拉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既通和
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
於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札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
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諸中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
蕃人重盟誓既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

及也明宗遂止
深嘉其亢直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

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
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

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
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邪律德光見

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
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

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
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

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媿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五代史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于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為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眾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為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為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為其言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以邀高祖之重信也

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千里五代史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眾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

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揚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旣圍延光等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雷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尋册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仇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陽行及河橋擯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令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

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出滿盈僭侈爲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刻剝爲事

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

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

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

單州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

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

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

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

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苻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俱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無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邱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祚承祚皆詣闕自

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五代史少帝嗣位册拜太師封壽王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構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家空虛此時一舉可

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
 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師東討光遠素無
 兵眾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勳
 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勸光
 遠乞降冀免于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
 錢駝馬祭天池皆沈沒人言合有天子分且宜待時勿
 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
 邱濤親校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梟其首級遣承祚送
 于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卽
 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
 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
 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
 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
 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五代
 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歷
 光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
 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
 殺之每省父父為匿焉及光遠構釁嬰城以叛承勳赴

之敵退為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
 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及戎王入汴
 遣騎士自圍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已使鬻漢高祖贈光
 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為青州節度使

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

承信使刻石於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五代

高祖卽位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阿瞪啜初非

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

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

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册府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後唐天成中以明宗光

改御名為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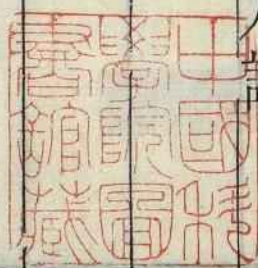
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
 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五代史補楊光遠滅
 范延光之後朝廷以

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眾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於然而召夷狄為天下首禍是人心頓安表幾光遠果降

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五代史纂

誤今按此說不知以召夷狄首禍自何時為始若以晉安寨光遠降契丹為首禍則當日乃石敬瑭召之非因光遠又是年歲在丙申至本朝太祖受禪建隆元年庚申歲止二十五年爾自建隆以後契丹自畏威屏迹無復侵軼可以為中國瘡痍者非五代之末時有陵犯獨夏之虞也若以光遠在青州反日召契丹入寇為首禍則是歲在癸卯至建隆元年止是十八年耳不知定起何時為三十餘年疑是誤計也其子承祚為單州刺史淄州刺史今按本紀晉天福八年十一月齊州刺史楊承祚奔青州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徬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作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閤門數十口獨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